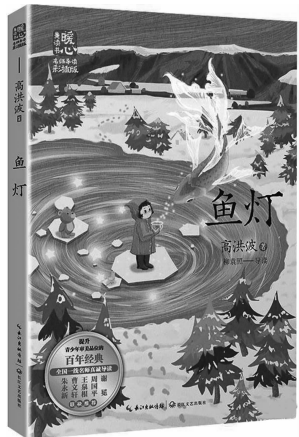


让孩子多一点逆向思维

□王慧琪



2022年9月
长江文艺出版社
《鱼灯》
高洪波

长江文艺出版社近年最新推出了一套专为青少年读者打造的经典美绘阅读文库,丛书名叫“暖心美读书”。很高兴的是,我的老友高洪波先生有关儿童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品,结集取名为《鱼灯》,也被列入了这套文库之中。这本书分作三辑,收入他近四十年来写给孩子们的儿童诗、童话和散文的一些在不同时期产生过影响的代表作,是从他十几本书里选出来的

精粹,虽只有十一二万字,但含金量很高,充分体现了经典的基本特征。洪波先生对新时期我国儿童文学整体性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且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不光是中国作协儿童文学这一方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和推广者。他在多种文体上均奉献了自己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丰厚的作品。

记得在八十年代,当时洪波已出版了《大象法官》《吃石头的鳄鱼》《鹅鹅鹅》《喊泉的秘密》等四部儿童诗集,足见其创作势头的凌厉与勇猛,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诗集中我们已十分清晰地看到时代变革给诗人所带来的观念上的一些突破,儿童诗这种形式在他的手上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模样。我以为,他是颠覆了一些东西,把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逆向思维,有意识地同时也很巧妙地引导到孩子们的认知领域,对一些固有的被认为是审美标准的事物提出挑战和批判;反之则对它的对立面给予褒赞和倡导。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胆识的。而这一点,恰恰正是成长发育中的孩子们最真实的一种心理写照。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会对大人的说法表示异议,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因此,儿童文学不能只编织和风细雨、红花绿草,光唱一些小

白兔乖乖。大灰狼为什么就一定是坏的?狐狸的狡猾为什么不可以被认作是一种机智的表现?高洪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旗帜鲜明地把孩子们身上的那种反叛意识,通过孩子们所喜爱的诗歌样式表现了出来,他称赞狐狸的尾巴“像红红的火苗/风一样掠过绿草地”,直言不讳地表白:“我崇拜你,狐狸,/你的狡猾是机智,/你的欺骗是才气,/不管大人怎么说,/我,喜欢你!”这首题为《我喜欢你,狐狸》,被选入并放在他这本经典作品集《鱼灯》的首辑的首篇,我以为是饶有趣味的。它实际是为一个特定的时代存照,为一种观念的更新而存照。

这样的作品在《鱼灯》里还可以找出一些。比如那首著名的《鹅鹅鹅》,写一个孩子对妈妈让他坐在客人面前总背一首“鹅鹅鹅”表示反感,尽管由于他“背得滚瓜烂熟”而得到妈妈“奖励的糖果”,但他并不想要这些,不愿当什么“神童”,他希望妈妈带他“去趟动物园”,他渴望那样的一种快乐。“文章合为时而著”,诗也一样,三十多年前的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是完全契合那个时代生活实际的。彼时彼地若你读到这样的诗,感觉一定是别开生面的,诗人是那么到位地站在孩子的立场上,道出了孩子内在的心声。他其实写出了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在与孩子的共处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作品提供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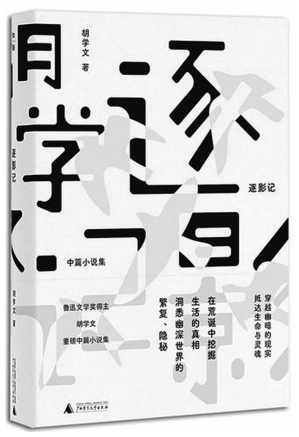
思考的价值远远大于诗歌本身。

还有一首《懒的辩护》,不只充分表现了一种孩子们所特有的逆向思维,而且写得特别有趣和俏皮:“我最不愿意洗碗,/妈妈说我手懒;/我顶害怕珠算,/爸爸说我心懒。//可是他们不明白,/懒,是一切发明之源……”读完这首诗,一个想当发明家因而富于想象的孩子的形象跃然纸上。爸爸妈妈说他懒,他却想到了“懒的种种好处”。

《渔灯》一书的导读者、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柳袁照先生在导读的文章中说:“高洪波有一颗儿童的心,始终站在儿童的立场,以朋友的姿态,向儿童讲故事,阐述道理,一切都在轻松、愉悦的过程中完成。”洪波的作品在准确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而我在他的作品里还看到了另外一种特质,那就是他希望孩子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唯上”,大人们说的话、大人们的思想并不是全对的;对新的事物要敢于去尝试,一些既定的知识和经验,要善于大胆地提出质疑,创新的路上不怕跌跟头。而在孩子身上注入这样一种意识,对于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后适应各种不同的逆境无疑是有切实帮助的。感谢洪波具有前瞻性地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中便做出了这样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给平凡的小人物塑像

□刘敬



2022年5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逐影》
胡学文

《逐影记》一书共收录了5部中篇小说,皆是作家胡学文近年来发表于各大文学期刊的力作。较之以往,这5篇作品一方面保持了其质朴而深邃、冷静又犀利、荒诞却真实的叙写风格,另一方面,同样是聚焦社会中平凡的“小人物”,在“鸭梨山大”的生存境遇里,为突显他们内心的惊惧、纠结、痛苦、挣扎与抗争,以及在命运无常的翻云覆雨手的拨弄下,他

们被异化的精神困境,他们的怯懦与隐忍、苟且与坚强、愤激与彷徨等,作家一直在寻求新的突破,于静水流深的描摹间,匠心独运地给予智慧的观照与美学的创造,委实难能可贵。

乡村,小镇;米粉店,派出所。2002年秋,2000年夏;2002年秋,2000年夏……两个时间段,蒙太奇式地交叉循环;三个主人公,阴差阳错的命运纠葛。简言之,这便是首篇《逐影记》的“三要素”了。且说马远,一个乡下汉子,既是大姐的父亲,也是豆豆的姥爷,只是时而清醒如常人,百事可做,时而脑袋如灌泔水,万事“拎不清”。再说米粉店老板安娜,亦是小镇的“另类尤物”,米粉确是美味,但循味上门的食客却各怀心思,以至流言蜚语如若垃圾堆上的蝇群。两个人物两条线,貌似毫不相干,却因米东清这个离异单身、被迫四季值守于小镇派出所的人民警察而串连起来。在一桩桩一件件剪不断理还乱的琐碎的庸常的繁复的报案、处警、讯问、访查、救援等事件过程中,作家通过对米东清的主观意识、内心思索、情感变化及动作语言等方面的出色描写,巧妙地将对几个人的人生轨迹交叠穿插在一起,可谓天衣无缝。故事虽短,你我却能触摸到人物的体温,感受到脉搏的跳动,细觉出情绪的起伏……

相较之下,次篇《白梦记》的主角依然是“小人物”,不过却充满了悬疑色彩。老实巴交的农民吴子宽,极欲探明儿子吴然过失杀人的事件真相,然而,他虽处处谨慎,却又步步迷雾,随着各种各样的“蹊跷事”接踵而至,让他直如坠入一场没有尽头的白日梦,清醒又惶惑,侥幸又犹疑,郑重又滑稽……作家不动声色,却运筹帷幄,以层层悬念、串串疑问构成小说文本内在的强劲驱动力,自然而然地为后面情节的发展推波助澜,让人亦步亦趋,不忍驻足。“所有那些无缘经历的生活,无从认识的人们,无法体验的生命,遍布各地。这就是世界的本相。”你我皆为“小人物”,执卷而读,大家都曾实实在在地化身为吴子宽等人一回:震惊,欣喜,困惑,担忧,焦虑,无奈……是的,这就是答案了,这就是原味的生活,这就是世界的本相。

胡学文尝言,“我更愿意称自己的叙述对象‘小人物’,而不是‘底层’。我注意到这种小,同时我更注意小这层外衣包裹着的大,那种种的宽阔让我着迷。”纵观《逐影记》,除了以上2篇,其余几篇同样给我带来了那种人之“小”后心之“大”的无尽冲击。

《丛林》在叙述中时时辅以插叙,峰回路转,清波回旋,既设悬念,又埋伏笔,在浓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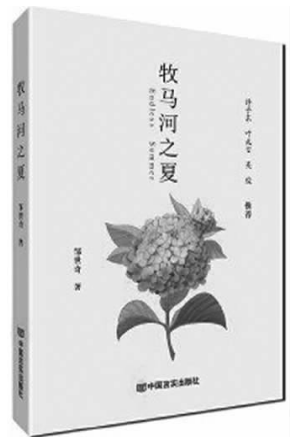
生活气息中,将宋刚这一“强者”竟无法摆脱“弱者”金枝的焦虑盈心之态描摹得淋漓尽致,“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丛林中仿佛不再灵光。可貌似完胜的金枝,不样时时处处被儿子贵祥牵着鼻子走?……生活原就是一张网,无形而巨大,柔韧又冷漠,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都要直面自己是条“鱼”的现实。

至于《内吸》,则以含而不露、虚实相间的叙事,传神地再现了由于种种社会“潜规则”带来的信任危机,导致重重焦虑化成了一支支无形的药剂,铺天盖地地喷撒向黄萍和马伸等人——作家或有拟物之意,他们恰似被施以“内吸”之法的一株株植物,看起来逍遥无拘,实则焦虑蚀心,任由摆布。作家深谙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笔墨虽简省,内涵却丰厚,情节留白处,读者自能“对号入座”。

最后一篇题为《去过康巴诺尔吗》,有趣有味,冷笑话一般,让人恍然一笑复深思。文中的康巴诺尔湖无疑是“我”心灵暂栖的最后一片“净土”,那些濒临灭绝的遗鸥呢,则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作家慧眼独具又深怀悲悯,欲以草根人物的悲欣忧惧折射时代的发展变迁,语言沉郁而灵动,偏又隐而不发,以截取广阔生活横断面的形式,快刀斩乱麻,万千意蕴只待读者自己去“脑补”。

不如留白

□王仁宝



2022年6月
中国文联出版社
《牧马河之夏》
邹世奇

阅读邹世奇小说有个“糟糕”的体验:正当你沉浸在流畅的叙事中,叙事突然中断了;正当你沉浸在哀婉的情感中,情感突然明朗了。这种叙事阻隔和情感反差,使得作品具有了令人遐想的空间与余韵,颇类似于中国画中的“留白”艺术。

《牧马河之夏》通篇都是女主人公竹青触

景伤怀,缅怀多年前那个夏天牧马河之恋带给自己的欢乐与伤痛,结尾处笔锋一转,“这世界以及竹青自己都如同这牧马河,在不舍昼夜的流逝中,其实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个。那么,她就要拥抱新的旅程了。”竹青恋爱之前的“孤女”经历、恋爱之后的“奋斗”经历以及在此之后的命运都一略而过,不仅给读者带来了想象的空间,也为作者留下了再创作的余地。《晚点》(原题为《晚点——〈牧马河之夏〉续篇》)正是在《牧马河之夏》的基础上创作而来。不过,作者似乎有意跟读者绕圈子,此篇并没有继续以竹青为叙事中心,揭秘《牧马河之夏》中的叙事空白。而是以男主人公沈岩的视角回忆自己不知如意的婚姻生活,描述他在读到《牧马河之夏》的情感波动以及由此对竹青信息的追索历程。正当沈岩拨通了竹青的电话,读者期待已久的男女主人公“重逢”场景即将上演的关键时刻,故事戛然而止。“电话铃响了三声,‘你好。’对面的女声陌生又熟悉,这么近又那么远。”故事仍将上演,作者的创作也定不会止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此篇叙述结束之时也将是彼篇故事开始之时,不同的《〈牧马河之夏〉续篇》或将会诞生,但谁也不知道“诡变”的作者会运用何人视角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这种小说结尾处

对故事情节“留白”艺术的运用,在《原点》《琉璃》《让我住在裙子里》《白昼幻影》等篇中也多有出现。清如、琉璃、佟丽、宝华等人的遭际与命运足以调动起读者继续思索的兴趣。

与小说结尾处情节突然中断形成叙事“留白”相对应的是情感反差造成的情感“留白”。《牧马河之夏》中的竹青在对几年前那个夏天的缅怀中,轻描淡写地陈述了自己当时的痛不欲生,但作者并没有任凭主人公悲伤情感的尽情宣泄,而是在结尾处心存理想地说道,“那么,她就要拥抱新的旅程了。”和《牧马河之夏》一样,《原点》中的清如在和浦志修分手后,病了半个月,体会了令人窒息般的痛,但结尾处仍透出一缕光亮,“树梢上冒出了新叶的芽,一片蓬勃的生机”。这样一来,前文中对主人公悲伤、痛苦的书写,与结尾处对理想、光明的憧憬和故作轻松的态度形成对冲化解之势,“以至于疼痛和失望也变得不那么激烈了”,使得小说情感呈现出含蓄蕴藉之美。此种叙事处理也将作者的情感态度巧妙隐藏起来,使之成为需要读者自己捉摸与体味的情感空白。

当然,邹世奇小说的“留白”艺术并不仅仅体现在结尾突转造成的叙事和情感上的空白,而是在小说的其他书写及其叙事技巧的运用

中都有所体现。邹世奇似乎对写梦和幻觉情有独钟,在《牧马河之夏》《透明女人》《白昼幻影》《原点》等篇中都有情节清晰的梦境与幻觉叙事。梦本来就是变幻莫测、模糊不定的,作者用其对应于人物心理和情感,给读者留下了诸多的阐释空间。此外,邹世奇的小说也善于运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营造一些情境交融的意境,使之存在一定的阐释空间。《牧马河之夏》中经常出现的歌曲《相逢是首歌》暗示了竹青和沈岩的相逢相恋,公园游乐区独自玩电动玩具、脸上写着哀莫大于心死的白裙女孩则预示了竹青和沈岩爱情的终结。《看见彩虹》中程教授对于小哈来说就像天边的彩虹,彩虹绚烂易逝的特征象征着小哈对程教授的不可遇不可求。这一层象征意义与两人散步时天地间赫然出现的一道彩虹之景象相辉映,无需作者在文中解释再三,意义已然明了。

作为一位经历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作家,邹世奇有着对作家作品进行解密的经验与秘诀。这使其进行创作时难免会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设密,既给读者阅读设置障碍,又要勾起读者阅读的兴趣。“留白”艺术很可能是其设密的诀窍之一。对其的解密工作也一言难尽,“不如留白……”